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

陳次長訓詞

將軍研究班贈

軍事委員會戰時將校研究班印

陳次長訓詞

部隊長官對于部下青年將校德性之培養與

技術之鍛鍊

一一二七年三月四日于將校研究——

一、培養青年將校之德性與鍛鍊其技術之必要

二、德性與技術之界限

三、德性與技術之關係

四、部隊長官對於部下青年將校德性培養與技術鍛鍊之責任和  
方法

五、結論

MG  
E296.4  
253



3 1798 3323 5



萬教育長，各位同學：

今天本人藉着很短少的時間，和各位研究一點問題，殊感欣幸！

本人所要和各位研究的題目，是軍隊統帥對部隊長官對於部下青年將校德性之培養與技術之鍛鍊，此一問題，在表面上看來，甚屬平凡，然在實際上，則殊為重要，茲將管見所及，概略貢獻，以供參考。

### 一、培養青年將校之德性，與鍛鍊其技術之必要

關於德性之培養，技術的鍛鍊一節，長官對於部下將校，本應普遍注意，兄弟何以單提青年將校呢？因為從生理上講，人到青年時期，體內物質，收入與支出相等，各部分器官，發育完全，機能強盛，所以一切感受力與發揮力，均極充足。超過青年時期，營養漸衰，體內物質，收入不敷支出，感受力決不能如青年時之充足，發揮力有人雖較青年時期更進步，但是沒有青年時期的貯藏，則中年以後，決不能有何發揮，所以青年時期，是人生樹立基礎之時期，幼年所受之教育不足，到青年時候可補充，幼年時候的影響不良，到生青時還可矯正，超過青年

時期，即甚困難，所以禮記中學記說：「時過而後學，則勤苦而難成」。孔子說：「四五十而名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矣。」可見青年的成就，遠非中年以後的人可比，而且青年將校是部隊的初級幹部，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是影響及於士兵，所以青年將校德性及技術的好壞，就可以表現出部隊的好壞。故爲長官者，能陶鑄許多青年將校，成爲人才，不但增強部隊本身現有之實力，同時對於國家軍事的前途，留下許多優秀種子，我所以單提青年將校，用意在此，並非說，對於已過中年的部下將校，可以不要去培養與鍛鍊，乃是對於青年將校，尤當特別注意的意思。

## 二、德性與技術之界限

### 甲、德性

「武人德性」一名詞，誰都知道是「智仁勇」三達德，這三大武德，就是我們軍人唯一的精神，也是我們基本的德性。總理在「軍人精神教育」一書中，已經講得最完備，最精詳。但照中國歷來軍人所講的軍

人的基本德性有五種，就是「智信仁勇嚴」，他雖是講五德，實際上與總理所講的「智仁勇」，只有繁簡之不同，基本的德性仍舊相同，不過於「智仁勇」之外加上「信義」的「信」，和「嚴正」的「嚴」，加上這兩個字則「智仁勇」三種精神，就格外可以發揮，這三達德，就格外容易完成，就格外充實完備！

現在我將「智仁勇」三達德的意義。大略的解釋一下：

子、智

「戰爭者，推測之境界也」。所以凡事物可以作為戰爭行為之基礎的，其中常有四分之三是不確實！譬如在雲霧裏面，有濃有淡，只有有智力的人，才能判斷出來，才能在迷離惝恍之中，力求其眞，所以軍人不可不有智力！

我們的戰鬥指導及會戰指導的基礎，必生於智，如行路於黑暗中，猶常能保有一線光明，洞察過去，判斷將來，得着決心的行動的，都是智之所賜。不過我們軍人之所謂智，不僅是理性，而是在於實行力，就是在錯誤的狀況中，尙能澈底實行自己習的信念，所以這種智，是非

有勇氣不可，故軍人之智，亦必同時有勇！

我們的決斷，不能冒險隨便，要熟慮，要膽智，有一種人是有勇無智，有一種人是有智無勇，我們要智勇兼備，知行合一。要做到這種工夫，非有修養不爲功！

凡是智的修養不足的人，一旦遭遇不利的情況，就發生了，煩惱，懊惱，遲疑種種的現象，一切都抱悲觀，萬事窮於應付。

做高級指揮官的人，對於遲疑悲觀的部下，有指導及強化的責任，所以平時對於青年將校，要有加強培養他們的智力之必要！

## 丑、仁

仁之爲性，是我們軍人的基本精神，亦是我們中國一切固有道德的一個中心，又可說是統括諸德性的一個最重要的元德，爲我們中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直傳下來的基本倫理（和哲理），亦即中國數千年來道統相承的中心，如果沒有「仁」，一切的精神和道德就不能整個的連貫起來，完成高尚純潔圓滿無缺的人格與至大至剛的氣節，因爲「道本惟一」，「德必求全」，一有偏缺，必至走入歧途，得此失彼。

古人說：「仁者人也」，這個意思就是說「仁」就是「爲人」，就是不要專顧自己，而要犧牲自己來爲人造福，這就是仁字最簡要的注釋，我們之所以要革命，要抗戰，完全爲的是三民主義爲的是救國救民，完全是要「行仁」，即「以仁爲心」，「行仁之道」，求「仁」之普遍圓滿的實現仁之普遍圓滿的實現，即革命的成功。爲達此目的而犧牲我們自己，就是個人的「成仁」，「成功」與「成仁」可以說就是一件事情。

仁字的內容，若分拆起來，就是 總理所講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也就是三民主義的中心要點，這八個字更可約爲「禮義廉恥」四個字，即「明禮」「尚義」「勉廉」「知恥」，乃爲做人，尤其是做軍人切要的工夫，根本的精神修養，所以這個「仁」字講得高一點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講的簡單一些就是「禮義廉恥」，這些字句，雖然不同，其原義則一。所以我們知道，我們自己各個軍人，以及我們的軍隊，如果講「禮義廉恥」，而見諸行事，就是「仁人」與「仁義之師」，一定可以打勝仗，古人所謂「仁者無敵于天下」，所以這種軍人的基本精神，不僅是要在青年將校方面力加注意與培養，並且時常要灌注入士兵

的腦筋中，使他們絕對的自信我們革命，我們抗戰，是爲「行仁」，「仁者無敵于天下」，有此必勝的信念，然後我們的決心必堅，而勇氣亦足，一切卓越的智慧和旺盛的精神必然都發生出來了！有了這種旺盛的精神，一切必有成功的希望，古人所謂：「精誠所至，金石爲開」，即是此意！

### 寅・勇

「戰爭」是一種危險的事業，故軍人最重要的性質，就是「勇氣」。「勇氣」的源泉有二：一是排除危險的自衛抵抗，所謂對於個人危險之勇；二是戰勝危險的責任，所謂對於責任之勇。

克服危險，亦有二種：就是無懼心與名譽心。所謂無懼心者，就是不知危險之爲何物，而自輕其生，或者是天性的習成勇敢而不畏死。這種人，是一種蠻人，是一種不要名不要命的人。凡是天性習成對於危險無關心的，最爲確實，最爲冷靜，是一種恆態的。由名譽心所發出來的勇氣，是一種高尚的情操，一種俠義的情緒，所以爲部隊上官長或將校的人，假使有名譽心的，必自驅而爲勇者；但是由名譽心所生的勇氣是

出于情感的，是非永久的！

由责任心所生出來的勇氣，是道德見地上所推獎的，「義重如山岳，輕死若鴻毛。」所謂「仁者必有勇」，這種勇氣有「外的權力」與「內的良心」二種：「外的權力」的勇氣，是用法規或力量，強迫他去盡其所責。至「內的良心」之勇氣，是由道德見地上發生出來的，是責任心所發生的。由責任上所發生出來之良心的勇氣，屬於情之區域，所謂「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責任所在，雖死不辭的道德上的勇氣。是一種非恆態的。

這兩種勇氣，一爲對於個人危險之勇，一爲對於責任之勇。其效用自然不同。恆態之勇，以堅固勝，所謂習慣成自然，無論何時，不離其人的。感情之勇，以猛烈勝，而不拘以時，前者生節操，後者生英氣；前者與智俱，後者智之時隱時現者也，所以必須并有這兩種勇氣，才算完全之勇。

以上所講，是「智仁勇」三達德的概略說明。

克勞塞維茲曾說：「戰爭，是由危險，勞勵，困苦等集合而成的，

是一種推測的世界；是一種偶然的世界。爲克服危險的世界，必須有勇；爲能決推測的世界，必須有智；爲打破僞然的世界，必須有犧牲自己，造福他人的決心（仁）。」這三種德性，是我們軍人唯一的精神，是我們軍人最崇高的武德，我們要做一個健全的將領，必須修養這三大達德，而對於青年將校之培植，尤不可少緩！

## 乙・技術

克魯塞維慈說：「戰爭不是一種科學，而是一種藝術。」這就是說，在戰爭上所用得到的學問，不是一種空泛的理論，而是一種事實的表現；是怎樣的運用他的天才，美妙的表現出他的事實來，打倒敵人，出奇制勝。所以軍事上的一切學問，都要當作術來研究，不可當作理論來研討，就是戰術和戰略，我們如果和學究一的把他當作理論去研究，那末我們身臨戰場，必不能應付有方，所以軍人的學問，是要把他當作「術」來研究，把他當作技術來鍛鍊，要能實事求是，精益求精。

軍事上的技術，大約可分爲四種：

一、軍謀的技術，此種技術，不但是包括了整個的軍事上的運用，還要

能把與軍事有關的政治，外交，主義，能作聯合的運用，所以軍謀的技術是軍事上最高深的技術。

二、作戰的技術，此種技術，是能抉擇戰爭原理，能創造武力的組織，能使用巧妙的戰略和戰術，能為熟練的臨陣指揮。

三、科學的技術，運用自然科學，輔助軍事。

四、各種作業的技術，各種工事及工兵的各種作業等類。

現在科學發達，戰爭的方式也因之而複雜而新月異，所以軍事上所包括的技術，是非常的廣泛，我所說的幾種技術，不里是言其大概，要之軍事上一切的運用，都是要當作「術」來研究，當作技術來鍛鍊。青年將校是進德修業的好時期，他們在學業上都有了相當的基礎，在技術上也有相當的純熟，不過到了部隊之後，沒有繼續去鍛鍊，不但是沒有進展，而且也會有退步，何況技術是愈鍛鍊而愈進步呢？所以技術的鍛鍊是很必要的。

### 三、德性與技術之關係

德性和技術的界限，既始上述，那末德性與技術又有如何的關係呢？戰爭勝利的要素，是要形而上下的各種條件具備的，德性就是形而上的要素，技術就是形而下的要素，這兩種要素，須相輔爲用，缺一不可。我們試一翻閱戰史，我們就可以知道實戰的成功，不是全靠學識程度，而實在人格的休養，學識不過是人格的一部份而已。古時的名將如腓利得里布大帝，亞歷山大，拿坡崙，興登堡，大山巖，郭子儀，岳飛等，都是以偉大的人格，感化部下，所以能夠得着戰勝的結果。我們沒有德性，縱使有了優良的技術，那是用不得其當，雖一時有所獲，然終久還是要敗露的；有了德性，但若沒有技能，我們就無法獲得勝利，所以德性與技術是有密切的關係，是戰爭必不可少的形而上下的要素。

#### 四、部隊長官對於部下青年將校德性培養與技術

##### 鍛鍊之責任和方法

德性與技術既有如上所述的關係，那末部隊長官對於部下青年將校應如何培養他們的德性與鍛鍊他們的技術呢？我們可以再來加以研究一

各位同學，都是部隊上的長官，對於部下的青年將校之德性及技術之程度如何，都有獎勵監督的責任。同時要熱心要勤快我們知道部隊的強弱，是靠初級幹部的好壞，初級幹部如能健全，那他的部隊不問就可知道是好的，所以我們要健全軍隊，先要健全初級幹部，健全初級幹部，必須從培養他們的德性與鍛練他們的技術上着眼，這種責任是部隊長官所應負起來的，也可說是部隊長官最大責任之一，但是如何培養青年將校的德性及鍛練他們的技術呢？我簡單的講一講我個人的意見。

我以為德性的培養，有三種方法：

第一、做長官的要「以身作則」，「以身作則」是中國教育學上的根本精神，所以「大學」說：「自天子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要修身就是爲要「以身作則」，所以大學上又說：「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孔子說：「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也是着重「以身作則」的意思。

第二、要鼓勵他們一部下青年將校，覓取道義之師及；師友，最足以影響吾人的思想行爲。歐洲古代馬其頓名王亞歷山大，用兵如神，所向無敵，可是他受大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影響極大，他是從亞里士多德受學的，他的偉大的目的，政治家的理想，政治上遠大的目光，以及克己工夫，嫉惡心理，及其謙恭之度，大半陶成於其師亞里士多德，所以他說：「生我者吾父，使我知如何為有價值之生活者，亞里士多德也」。做將領的人，如果能與道義的師友，常常接近，德性上必深受其益。

第三、指導他們常看有益於身心的書籍，常讀發揮忠孝義烈之文藝。我們看到王陽明之用兵，是得力於他所發明的「心學」，清代湘軍諸將，多好宋儒理學及古文，可見有益於身心的書籍，及發揮忠孝義烈的文藝，是培養德性的資糧。

至於鍛鍊技術，我以為是要使青年將校們除個軍事上應有的常識之外，必須利用他的天才及使他的天才有發展的機會。

本來一個人技術的成就，大約有三個重要的條件。一是興趣，二是

被迫，三是機會。對於某種技術有天才的人，一定對他有興趣，但是沒有人加以鼓勵，他也許會冷淡，有人鼓勵，不加督促，他也許會怠惰，不肯冷淡，不會怠惰，自然很好，但是不給他鍛鍊的機會，技術也不能成功。所以做長官的要常時用獎勵和督促的方法，使部下將校，肯努力於技術的鍛鍊，還要適應環境，多給以研究考察實習的時間，使他們有鍛鍊的機會。

要而言之，技術的鍛鍊，一是要使他們既得的技術更加純熟，熟能生巧。一是要精益求精，有創造發明的意趣。我曾說過，軍事學是要當作「術」來研究來運用的，如須運用巧妙，就要看他個人熟練的程度如何。所以鍛鍊技術最要緊的條件，是純熟，熟能生巧。

青年將校的教育，在外國看起來，是由各團負責的，一團之內，有一個團附，是專負全團青年將校教育的責任，對於德性的培養及技術的鍛鍊，是時時刻刻在那裏研究，我國對於這一層，尚未注意到，希望各位同學回隊後，負起這個責任來！

## 五、結論

今天拉雜的講了許多話，沒有很好的貢獻，希望各位加以原諒！不過我覺得培養青年將校的德性及鍛鍊其技術，在現時的中國，實是非常重要，因為在這次抗戰的教訓中，就發現不少軍人缺乏了至大至剛的武德及氣節；同時對於兵力的運用，及器械的使用，都是缺少了優良的技能。今後我們當部隊官長的，就要知道：若欲充實健全國軍，必先培養青年將校的德性與鍛鍊其技術，以偉大崇高的「智仁勇」三達德來運用他們的優良技術，則軍隊自然會健全，必能得着「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結果。信能如是，則我們今後抗戰的勝利，無疑的是有確實之把握，希望各位同學特別注意！

——完丁一



SKBG  
MG  
E296.4  
253